

帶  
耕  
堂  
遺  
詩

序

詩可廢乎曰惡乎可吾之所謂詩者乃漢魏六朝唐宋以來相傳之詩非世俗之所謂新體詩也惡可廢或謂漢魏六朝唐宋以來詩集塞棟充宇指不勝僂繼此者可弗作作亦可弗傳乎曰惡乎可夫詩猶貌也千百其貌者斯千百其心千百其心者斯千百其言千百其言者斯千百其詩漢魏六朝唐宋之詩人各有其貌其心其言斯各有其詩繼此者各有其貌其心其言斯亦各有其詩是故詩不可弗作作不可弗傳雖然有山林之詩有臺省之詩山林士流不過析聲病揣宜忌課工拙而已至臺閣倫輩則堂皇坳雜簿書鞅掌觀詩者不必斷斷于聲病宜忌工拙而當以衡量政治爲先務政

而窳詩無足稱政而良詩始足述唯然而蒯公子範之詩可得言焉蓋蒯公承晚清勢亂之後由邑令擢太守自長洲而太倉而鎮江而江寧而夔州其地類皆瘡痍痼疾萬姓彫劫延頸企踵以俟蘇息公至則解煩蠲苛澹菑紓禍叱庶謳思沒齒弗怠其卓卓如此詩特其政治之燁著焉耳是故讀公之詩于比租行徵漕行可以知拙催科而勞撫字于釐卡行可以知黜搜括而崇培養于夔城紀事可以知衛民之勇于送診公所散給棉衣諸作可以知愛民之摯其詩也其政也是惡可弗作作亦惡可弗傳矣乎公之季子禮卿先生先甲昔從遊然未獲見公之詩今歲公之孫若木總裁自遠道齎公遺箬將授梓屬爲董理先甲乃卽其見存者審定而編次

之吳中判牘仍單行歷任治所崇祀錄別爲一編詩藁則析爲五卷其字句之兩列者擇其一斷楮之叢殘者歸其序而以碑傳之屬列卷首于是公之詩始顯曝于世獨念公知江寧郡時當同治庚午距先甲之生尙先一歲豈意公之遺詩遙遙六十年尙埃余至今而后編訂耶是可異已旣歲事迺著其巔末如此

中華民國己巳歲門下晚學生江寧程先甲一夔序

帶耕堂遺詩卷首

清史本傳

見清史稿循吏傳卷四

蒯德模字子範安徽合肥人咸豐末以諸生治團練積功洊保知縣留江蘇同治三年署長洲時蘇州新復盜日數發德模偵之輒獲有匿鎮將營者親往擒以歸寘之法車渡民聚眾抗租或欲懾以兵德模曰是激之變也扁舟往治首惡散脅從事立平治有天主堂雍正間鄂爾泰撫蘇改祠孔子泰西人伊宗升以故址請德模曰某官可罷此祠非若有也卒不行奸人誘買良家女倚勢豪爲庇德模挈女親屬往出之豪亦屈服其不畏強禦類此常周行鄉陌田夫走卒相酬畚周知民隱馭下嚴而恤其私胥役奉法不敢爲蠹附郭訟獄

故繁日坐堂皇判決間用俳語鉤距發摘豪猾屏息然執法  
平不爲繳刻上官遇疑獄輒移鞠治多所平反治長洲四年  
判八百餘牘盡愜民意或播誦謠焉江北大水災民屬集德  
模請於大吏分各縣留養三萬餘人無失所民有爲飢寒偷  
竊者設化莠室給衣食使習藝藝成遣歸爲泲墅關營籌芻  
秣費永免比閭供役修望亭塘爲橋二十八以利行旅兵禩  
之後百廢待舉壇廟倉庾書院善堂祠宇及先賢祠墓率先  
修復不足則斥俸助之微漕舊有淋尖踢斛花邊樣米捉猪  
諸色目又有截串差迫諸弊一皆革除不追呼而賦辦惟大  
小戶均一便於民而不便於紳御史朱鎮以浮收劾奏事下  
按治總督曾國藩巡撫郭柏蔭奏雪之詔以是非倒置切責

原奏官旋署太倉直隸州知州蘇州知府九年調署鎮江時  
天津民擊斃法蘭西領事豐大業沿江戒嚴德模至則葺外  
城浚甘露港召還居民之聞警遠徙者人心始定調署江寧  
未幾擢四川夔州知府府城濱江屢圯於水修築輒不就德  
模自出方略築保坎十三道登以方丈大石層累而上捐萬  
金以倡其役不二年遂成附郭有臭鹽磧盛漲則沒水水落  
貧民相聚煎鹽嗣爲雲陽竈戶所持請封禁然冬令私煎如  
故聚眾抗捕無如何德模請弛禁官買其鹽運銷宜昌不奪  
奉節貧民之業不侵雲陽銷引之岸遂著爲令勸民種桑奉  
節一縣二十二萬株他邑稱是在夔四年卒於官長洲太倉  
夔州皆祠祀之

前國史館本傳

蒯德模安徽合肥人咸豐間諸生以團練隨大軍攻克定遠廬州兼理籌餉事積功遞保至知縣留江蘇補用並賞戴藍翎同治三年署長洲縣知縣是時蘇城新復游勇降匪聚而爲盜日數十發德模偵其所在率丁役迹之輒獲有盜匿鎮將營倚眾拒捕德模親往立擒以歸一營環視莫敢動遂論如律車渡地方與新陽縣民聚眾抗租上游令德模督礮船往按德模曰是激之變耳扁舟入其境治首惡散脅從事立平縣治舊有天主堂雍正間鄂爾泰撫吳改祠孔子寇亂燬焉泰西人伊宗尹以故址請督撫令與德模謀德模不可呵曰某官可罷此祠不可得也卒弗許有奸人誘賣良家女恃



勢豪庇德模挈其親屬往出之勢豪亦屈服蓋德模天性沈毅疾惡如仇故能不畏疆禦如此有因飢寒爲竊者爲設化莠堂給以衣食督其習藝藝成各令歸知長洲四年所判八百餘牘皆愜民意常乘馬日行數十里與田夫走卒相酬答周知民隱一旦坐堂皇蒞事人皆驚以爲神馭下嚴而能恤其私胥役輩爭自濯磨不敢爲淄蠹首邑訟獄繁限日傳提隨時判決問用俳語粲然成章讞獄思無不入能虛中察辭氣或故支離曼衍其詞而忽得其情會所在發摘若神豪猾屏息然執憲平不爲繳刻多得法外之意上官賢之凡疑獄悉移鞠治淮陽水師在江面巡徼被盜格傷副將捕役於通州獲張開大等五名坐以盜德模鞠爲寧波護商船立釋之

懲誤獲者丹陽呂郁文訟嚴家正盜絲團董黃寬袒家正郁文舅賈元良恚憤上控詞及寬寬亦控元良喜訟元良匿他所妻高氏堅指老郎橋下溺尸謂爲元良又有貢士斌指爲伯父秉錫皆控寬主謀並誣大眼孫三以爲加功德模觀貢高氏雖號泣訟冤其意若不甚戚者揆得元良書知死者實秉錫驗之無傷又於其懷得已溼詞則在縣控人有案者先是寬患貢高氏許士斌埋葬銀證非元良獄竟靳不與故士斌亦誣以謀殺情旣得按律分懲而孫三獲免其他平反多類此高郵清水潭決災民南下德模請於大吏酌派各縣按圖分養三萬餘人無一失所吳門遭兵禱百廢待舉壇廟倉庾書院清節堂恤孤局昭忠節孝名宦等祠及先賢祠墓之

在境內者德模率先修舉不足則割俸資之又爲澣墅關營  
籌芻秣費永免比閭其役修望亭塘爲橋二十八以利行者  
吳中向章徵收錢糧有淋尖踢斛花邊樣米捏豬諸色目納  
糧一石須米兩石餘又往往差追嚴切不堪其擾德模稔民  
疾苦一皆革除不事追呼而輸租相屬惟大小戶均一頗有  
不便之者御史朱鎮以浮收奏劾事下督撫推治總督曾國  
藩巡撫郭柏蔭奏雪之奉旨以是非倒置申飭原奏官德模  
前已彙保至直隸州知州換戴花翎復敘分援浙閩皖功晉  
知府加道銜又以海運出力陟補用道員旋署太倉州知州  
蘇州府知府其治一如長洲時治獄精審或不得廢廢與食  
力思誠索幽明響應在太倉遂有因風擊鼓而獲豆腐店謀

殺親夫一案小民演爲謠諺初亦不盡誣也未幾調署鎮江府時天津豐大業事方棘沿江設烽燧或有緩其行者德模毅然曰臣子避難不忠上游知我不義趣裝往鎮江有外城粵逆增築也德模至規度形勢知城包北固瓦子山據險宜葺甘露港不通則城河塞宜濬而士民聞警遠徙城爲之空乃馳書召紳富責以大義不數日輸金至巨萬工未竟調署江寧旋擢四川夔州府夔城瀕江屢圯於水承修者以竹籠盛石子築之隨築隨圯糜金數萬而工不舉不得已議建木城德模自出方略築保坎十三道整以方丈餘大石層累而上先捐萬金以倡其役不二年遂成附郭有臭鹽磧盛漲時沒水中水落則貧民相聚煎鹽嗣爲雲陽竈戶所持奉有永

遠封禁之旨然每至冬令私煎如故煎戶恆至數千人或執械以抗捕者官無如何德模以貨棄於地爲可惜請弛其禁而由官購買運至宜昌一帶銷售既不奪奉節之業又不侵雲陽之岸遂定爲例然浮舟東下釐金水腳費殊巨德模志在利民獨力任之歲累萬金亦不計復刊蠶桑實際一書分給保甲勸民種桑又遣委員董理之不二年奉節一縣種桑二十二萬有奇他邑稱是在夔州四年卒於任長洲太倉及夔州各紳民咸祠祀焉

誥授中議大夫三品銜補用道夔州府知府蒯公神道碑

合肥李鴻章少荃譔

自鴻章督淮軍始平江南繼定河北吾鄉豪儁傑雲興霧  
浮蹕起相從提一旅之師征伐江蘇浙江安徽湖北河南直  
隸山東諸行省所至芟除醜類恢復名城以功伐光燁海內  
者不可勝紀而吾友蒯公乃獨以循績著同治三年鴻章既  
克蘇州始以公攝長洲縣事江蘇承宋末官田明初稅籍之  
弊賦重民困既遭亂離民力益不堪鴻章乃奏請裁減蘇松  
諸郡賦額以紓疲氓有詔俞允公因是益痛抉糧吏積弊戶  
無大小壹令平均而巨族諸有勢不便或以蜚語聞上事下  
兩江總督江蘇巡撫問治當是時公方淬精劇慮力求民莫

靡廢不舉靡害不蠲摧強植弱讞獄若神眈庶悅豫戶頌塗  
謳績譽流聞遠邇於是大吏具奏公治行尤異所坐一與前  
濯奏上詔書嘉許有好官之喪且責言者誣妄失實由是累  
擢至知府以道員用旋攝蘇州府事又移知太倉州又連攝  
鎮江江寧府事尋授夔州府知府所至之地抃舞謠呼所去  
之邦望塵漣沔及其後卒官夔州萬眾悲號交走相弔吳蜀  
之民誦說慕詠至於今不衰蓋公勤恤民隱深達時宜鉅細  
洪纖壹是號爲辨治大吏重其能天子嘉其績而百姓被其  
仁恩古所謂明察之官忠信之長慈惠之師於公見之矣始  
公家居值粵賊之亂以諸生督民團禦賊事勢險棘萬端乘  
機應會卒用保全其任長洲某鄉民與新陽盛阿香聚眾抗

租上游令公以舟師往公持不可單舸馳入曉譬立定及鎮  
洋令以苛斂激變某觀察征夔州釐稅幾致亂臭鹽磧民相  
聚私煎知縣某匿不敢出勢皆岌岌不終日得公壹解論者  
於是益知公非獨長於字民其履危不懾折衝壞牙捷出剽  
斷故不後於吾鄉諸君烈君之後撫極敵之民使一方  
帖然其功之所昭與夫斬將擐旗破堅禽商之民使一方  
輕哉公諱德模字子範其卒以光緒三年九月二十一日考  
秋六十有二以某年月日葬於某所之原淑人李氏祔其季  
翰林院檢討光典具述遺烈屬馮編修煦志其墓又請爲神  
道之碑於鴻章凡公世次子姓歷官行治及其他諸懿軌編  
修銘幽之文曲折委備既具言之矣鴻章乃獨饌次大端論



其拊循之功深有裨於當時者而系以詩使行路歌之以慰  
吳蜀遺民之思且以諭當世在位君子有察吏之責者俾慎  
所擇焉其辭曰

烏乎郡守縣令國之安危民之愉戚實在於斯其在平世惟  
守惟令苟非其人民乃大病楚毒憤冤一呼響應大亂斯燄  
波駭焱橫崩沸蕩瀹上下奔馳窮天下力僅乃克之旣其克  
定有若沈痾甫杖而興千瘡萬痂惟令惟守苟非其人如彼  
宿火曠焉而焚存亡之幾能少希聞烏乎蒯公維民之天手  
援陷溺出之重淵上憐下憐以靖其眠弱者申舒暴者局卷  
禍蓄弭伏兆人賴焉往在吳中寇氛始湔我佐我佑實倚公  
賢公棄我去奄忽十霜朋舊之恩民庶之望縈胃填膺如何

能忘伐石鑿辭樹之崇岡嗟茲來者罔或毀傷

皇清誥授中議大夫三品銜補用道夔州府知府隨帶加二

級蒯公墓誌銘

金壇馮 煦蒿庵撰

穆宗卽位之三年江南底定民弔舛扶傷復其舊都漸得古  
循吏水火而茵席之于時合肥蒯公知長洲最號得民好官  
之褒出自天語黨古所謂循吏耶長洲承粵寇後降人散卒  
相聚爲盜公撫其魁使鉤治之三日無不獲者有盜匿某提  
督所捕者莫敢發公親縛之吳賦甲天下吏又因緣爲奸利  
民納銀一兩米一石嘗相倍蓰公廉其實而革之戶無大無  
小必均以一爲明以來所未有有以蜚語上者卒得白縣舊  
有天主堂雍正中巡撫鄂爾泰改祠孔子祠燬于兵泰西人

請復其舊公峻拒之百計恫喝不少動治獄虛中察辭氣不爲繳刻或曼衍其辭若出若沒而忽得情會所在不幸而不得則湛思冥求忘寢與饋幸而得之又風發而雷厲必如其志而後卽安淮揚水師副將某遇盜於江通州誤獲張開大五人非盜也而持之堅震澤誣蔣亦琴以從蔣法沅溺死小功服孀擬斬新陽誣趙翔以從趙瑞戮死趙鶴亭擬軍公並雪之其他平反多類此知長洲四年所治凡八百獄民以不冤判牘傳海內外或譯爲俚曲野辭衢巷歌之公暇則布衣紉履周關坊邨堡問民之荒勤風俗之良窳靡不洞達常先事董戒之民驚以爲神幽區奧陬相戒不敢爲非僻若公之監其左右也大而壇廟倉儲學校細至昔賢之一祠一墓皆

割奉新之所耗累巨萬長洲民上其事所云無利不興無弊不除者也長洲旣代民祠公於濞關自是而蘇州而太倉而鎮江而江寧最後守蜀之夔州其險易肥瘠久誓相萬得民一也又長於應變粵寇始東公練丁築堡以自衛寇數犯數卻之寇持公急鄉之羣不逞復謀陷公公晝掉闔其間夜臥至數易其處新陽盛阿香結眾抗租大吏使公督礮船往公曰礮船激之變耳單舸入鎮洋令某賦民不中程民毀其廩夔有釐稅視權關觀察某征之溢於權商民相率罷市執某而扶之修夔州城役夫與營卒閔奉節臭鹽積之未官運也民聚而私煎知縣某匿不出凡所遭皆情勢岌岌間不容一髮而公不軼不驚弭之以積誠如雨膏涂如風摧枯無不化

者性耆學尤洞於易爲文鉤沈縵幽不規規風尙連不得志於有司泊如也而嚮學益勤學務自得守一先生之說而顛治之一剗異同離合之迹嘗詔其子光典曰是非鑿柄各立標幟則失之妄務爲調人絕無心得則失之陋哀集異說凌雜米鹽則失之愚遠是三者始可云學世號多通儒其外公所譏者幾人耶善爲詩多憂生念亂之旨尤務裁就人士長洲建平江書院太倉建安道書院夔州建文峰書院並藏書其中自爲程課敦宿儒督之樸者文廢者振士有一節之善賓禮之甚厚且唯其才而已臧否賢不肖一不干其慮也公廣領豐頤修髯垂尺許目炯炯然射人聲如洪鐘巨霆有所論建執義不回氣常蓋其上而坦白無城奧亦能納善下人

少有至性父遭風疾扶掖之不步武離遇諸弟恩誼篤至推  
祖所遺田宅畀之諸弟歿卹其孤與己子比三郇族姻曲得  
其欲與人交不以通塞生死有二也標致蕭澹無聲色狗馬  
菹博之好獨畜書數萬卷公歿不十年子姓至無以自贍而  
力學取科第是可觀所處已公諱德模字子範其先家襄陽  
明遷合肥曾祖希曾祖紱並以公貴贈中議大夫又以公從  
弟德標官湖北布政使贈通奉大夫曾祖妣韓祖妣李並初  
贈淑人再贈夫人父廷理贈中議大夫妣周贈淑人娶於李  
封淑人夷險一節力儉以勤先公八年卒子男四人光煦光  
藻光昭光典光官翰林院檢討能世其學女二人長適同  
縣杜生次字同縣李氏公厯官始長洲知縣終夔州知府進

秩三品階中議大夫生嘉慶丙子九月三日歿光緒丁丑九月二十一日年六十有二後九年丙戌十一月光典等始葬公於茲原李淑人耐焉煦事公久又與光典爲同歲生銘莫煦若銘曰

公昔有辭寬猛異施文質異宜逮公爲政雖曰天性亦學之應暖暖姝姝不主而奴治通於儒公之所是家人婦子休戚一體公之所非無堅不摧如霆如雷剛亦不吐柔亦不苟信公之素政通人觚前舞後歌吳蜀則那公之持已亦表亦裏洞見終始識賅九流通漢宋郵歸於自修用足龕變學足澄眩終老郡縣郡縣之功傳世無窮眎此幽宮



誥授中議大夫三品銜補用道夔州府知府監督夔渝兩關  
稅務隨帶加二級先考子範府君事略

光緒三年歲在丁丑府君終夔州任所夔之人巷哭私祭奔走相告而所至之地追念遺愛投牒大府以名宦請祠禮官格新例未報可既 國史館續纂循吏傳事下行省徵取州郡治行學使者以府君宦蹟上然皆各言其地生平或不能該備今卜窆有日矣而延道之文未具不孝光典大愚溘先朝露使府君盛懿弗章謹彙括條毋詮次事略伏冀當代鴻儒魁壘蓄道德能文章者加之舉擇焉吾蒯氏繫出襄陽明之中葉始祖諱應先者自江西遷合肥遂定籍焉六傳至府君之曾祖諱希曾績學善屬文今存雜箸數冊以先世田宅

讓諸舅獨身出居城東北三十里橫店之東人皆高其義行云妣氏韓祖諱紱以孝謹重於鄉精地形之學爲先代定兆城北三十里之堰梢地至今過者以爲吉壤也妣氏李兩世皆以府君官 贈中議大夫以湖北布政使蔗農從叔官

再贈通奉大夫妣皆 贈淑人 再贈夫人父諱廷理字燮

庵國子監生聰彊過人於書無所不覽尤邃於醫以素問多古義王注亦簡奧爲之博徵雅故著素問義證一書又以醫理旁見側出不可驟通墨守一隅必致誤病者復著晚翠軒醫話一書原本古醫家言附以生平所遇險怪之證疏通而鉤鉅之多神明於規矩之外名籍甚四方求醫者趾錯於戶應之無勦容遇貧家篤疾雖甚宥若暴風雨祁寒大暑聞請

無不立往莫夜或披衣數起尤爲人所難以府君官 贈中

憲大夫妣氏周 贈淑人府君諱德模字子範晚號蔗園老

人幼穎異十三歲始就傅稔年七經皆上口與蔗農從叔同

補博士弟子員府君制舉文力矯恆蹊鉤沈絕幽訥合於古

而與有司尺度則整同學自蔗農從叔外若今伯相李公息

乃兄筱泉尙書皆府君所與掉鞅角逐者也上者入翰林次

亦得鄉貢拔萃以去獨府君一衿偃蹇連不得志於有司益

發憤讀古今百家言窮晝夜不肯休嘗自言生平得力在屢

困場屋則府君之學養可知矣咸豐初粵寇起江介騷然府

君團義旅殲土寇數十處追賊陷廬州東北一隅安堵如故

府君力也五年城復時蒞澤馬端敏公宰合肥一切善後倚

府君如左右手六年赤旱土寇復嘯聚府君以鄉團佐官軍克之殲渠率數十人風少戢八年城復陷賊四出鈔盜府君集里中豪俊數十人距城三四里築堡數十處與巨酋陳玉成相持累月大軍乘之寇乃逸先是府君以隨復定遠功保訓導至是保教諭加五品銜數年之中出入虎狼不測之地日所接皆梟獍成性之人酒食言語可以起而剗刃財散家毀已未又一病幾殆粵寇聞府君名屢來大索羣不逞之徒復陰相傾結欲得府君而甘心常夜臥數易其處裨闔肆應間不容髮而德慧術知自此日進矣同治初元今伯相李公督師上海招府君往任以權務府君持大體不務苛燒商旅樂輸餽匱賴以無闕敘勞晉知縣留江蘇補用 賞戴藍翎

蘇州復權知長洲縣事有盜匿某鎮將所莫敢誰何府君述  
論如律縣治有天主堂雍正間鄂文端撫吳改祠孔子寇亂  
燬焉泰西人伊宗尹持故事請於督撫與府君爭之力府君  
呵曰某官可罷此祠非若有也卒不許某相國壻在妓家與  
人鬪而以被劫訟於縣府君拘妓至將坐告者以宿倡罪某  
聞而遁有數女子爲奸人略賣爲倡倡家倚勢豪無恐府君  
挈其親屬往立出之勢豪屈服蓋府君天性沈毅疾惡如仇  
故能不畏疆禦如此也知長洲四年所判八百餘牘皆愜民  
隱馭下嚴而有恩胥役輩德府君不敢爲淄蠹首邑訟獄絲  
限日傳提隨時判決間用俳語粲然成章外國新聞紙多載  
之讞獄思無不入能虛中察辭氣或故支離曼衍其詞而忽

得其情會所在發摘若神豪猾屏息然執憲平不爲繳刻多得法外之意府君既有神明稱上官有疑獄悉移府君鞠治淮陽水師在江面巡徼盜格傷副將某主者獲寧波張開大五名坐以盜震澤蔣亦琴以從蔣法沅溺斃小功服孀論斬新陽趙翔以從趙瑞戮死趙鶴亭擬軍然亦琴翔實未與也丹陽呂郁文訟嚴家正盜絲事團董黃寬祖家正郁文舅貢元良恚寬甚與寬互訐元良妻指老郎橋下尸誣寬害元良詞連大眼孫三府君察其不實一一昭雪之吳門遭兵禮百廢待舉壇廟倉庾平江書院清節堂恤孤局昭忠節孝名宦等祠與夫陸忠宣墓蘇文忠文信國祠皆府君率先修舉不足則割奉資之斥萬金不愠而爲澹墅營籌芻秣費永免比

間其役修望亭塘爲橋二十八以利行者尤腹詠到今餘如  
施醫藥立義冢亭粟米之征蠲廩里之稅惠政不可勝紀長  
洲民上事所謂無利不興無弊不革者也吳下徵收錢糧向  
有淋尖踢斛花邊樣米捉豬諸色目納米一石須米兩石餘  
又往往截串差追切里徵村不堪其擾府君稔民疾苦壹皆  
革除不事追呼而輸租繼屬惟大小戶均一頗不便於薦紳  
有以蜚語中者事下督撫查辦時同治六年也奏上十月壬  
寅 上諭內閣前因御史奏參江蘇長洲縣知縣蒯德模浮  
收漕糧護庇漕書等情當經諭令曾國藩等查明覆奏茲據  
曾國藩郭柏蔭奏稱查明蒯德模折徵錢數均與定章相符  
漕書徐海珊並無拜蒯德模爲師該員潔己愛民爲地方興

利除弊於徵漕一事並能不避嫌怨大小戶一律徵收各等情御史風聞奏事各省地方官如有劣蹟自應訪聞確實隨時糾參若如曾國藩等所奏蒯德模被參各款毫無實據且能盡心民事辦理漕糧破除情面訪諸輿論亦皆稱爲好官與該御史所奏大相徑庭原參各情實屬是非倒置著傳旨申飭不孝光典時裁十歲不能記憶今謹從 穆宗毅皇帝聖訓四十五卷中錄出恭載於此而後歎聖明在上公論昭于天下宜府君之感激馳驅也府君由知縣累保至知府加道銜並換花翎又以海運出力保補缺後以道員用豐順丁公之撫吳也欲清釐積贖以府君權知蘇州府事府故有讞局府君以斷獄多寡定屬吏殿最治事常至丙夜吏役苦之



而府君無勦色其平反如無錫汪金桂頂凶一案究出正凶  
張三和銅商程某頌繫五年府君審其枉出之任事五閱月  
決獄二百餘起丁公嘉府君勞保加隨帶二級給予 封典  
已而移知太倉州士民遮留不得去之日沿婁江數十里香  
花膜拜不絕府君宰長洲久長洲民視 府君尤親忘其爲  
官而呼曰蒯三爺蓋府君同祖兄弟行第三也思府君德不  
置於澣關之南建蒯公亭勒碑頌德並有將府君惠愛演爲  
謠諺走衢巷歌之或埵會鬼神之說以爲靈感然府君在太  
倉夜治官書因風擊鼓而獲豆腐店謀殺親夫一案此則不  
孝光典所稔知者蓋府君治獄或不得廢寢與饋力素誠極  
幽明響應民之所傳理不盡誣第府君諱之不屑肩道也府

君莅太倉未下車微服行部獲鹽梟張四上海私鑄凌泰稔  
惡積年立寘諸法寶山瞿鑑泉妹與同族私其母憤之格殺  
所私者鑑泉代母承罪獄具過州府君察鑑泉穉弱非能殺  
人者召其母至曉以利害始吐實其開敏多類此府君以婁  
地瀕海農田水利關繫民生尤重因攷求脈絡濬鹽鐵塘玉  
帶河等處釀水灌田民大便利又以其暇繕城垣新學宮建  
昭忠節孝二祠修復宋郊司農明陸參政陳安道顧麟士華  
安止 國朝商同知諸墓於行縣時迹得元周烈婦殉節處  
及周烈尼墓皆築亭建碑以表之卽王文肅南園故址創安  
道書院購經史遴高才生肄業其中宅若添蓋倉厥籌備積  
穀設牛痘局重建普濟堂苟利於民靡不興舉是年府君以

將漕最加三品銜開長洲縣缺州民聞府君將展 覲赴省  
請留大吏許之未幾檄守鎮江送行者持糶臥轍一如長洲  
時州民於南園台光闕生祠曾李兩相國而以府君配食焉  
時天津豐大業事方棘沿江所在設燧烽或有緩府君行者  
府君毅然曰臣子辟難不忠上游知我不去不義至則士民  
已聞警遠徙一空城耳府君規度形勢外垣宜培甘露港宜  
濟公私赤立倉卒無以爲計乃馳書召紳富責以大義眾耳  
府君名不數日輸金累鉅萬工未竟移知江寧江浦梁大有  
隱匿田畝旬容石雲台拏獲拐匪連染各數十人府君法治  
其魁餘不問所全宥甚眾江寧爲府君舊游地兵燹後民戶  
散亡廛市荒蕪府君觸目增感急思培養元氣勞來而安集

之條陳數十上以去任促未及行辛未十一月入都引 覲

召對養心殿 垂詢居官甚悉越六日奉 旨補授夔州

府知府蓋府君治行早達 九重好官之褒出自 天語無

足異也次年六月抵夔州治故瀕江沙土浮鬆城夷於水或以竹篾承石子築之隨築隨圯糜金數萬而工不舉不得已議建木城府君捐萬金爲倡築保坎十三道甃以方丈餘之石層累而上不二年成之崇墉隱然人皆服府君任事之勇奉節與鹽磧水長則沒水中水落則窮民聚煎爲鹽而爲雲陽寇戶所持永遠封禁然隆冬恆會眾數千人私煎執械以衛官無如之何府君以貨棄地可惜利之所在徒禁無益請官運至宜昌銷之既不奪奉節之業又不侵雲陽之岸然浮

舟下達釐金水腳貼費不貲府君志在利民歲累巨萬不計也刊蠶桑實濟一書分給各保甲勸民種桑又遣員董督之不二年奉節一縣種桑二十二萬有奇他邑稱是府君以蜀中在昔爲人文淵藪而開國以來方聞綴學之士罕見記載則以實學之不講也建文峰書院課經學詞章優給膏火判事之暇日進諸生而討論之自謂書生結習樂此不疲也其他諸善政略與長洲太倉同不具書構屋三楹雜蒔花木署曰洗心滌慮之居蓋雖政無不舉而府君初不以如是而足也府君神明過人形飢寒能累月不寢每日必有記以課勤惰讀書所得亦附入焉少幼學長更喪亂殆非人所堪服官後益自踔厲昕夕不遑不孝光典等時以節勞請府君以起

諸生至方面感遇圖報不少休也丁丑耳疾作左股生核潰  
九月二十一日童試榜甫出疾甚時加子府君竟棄不孝等  
而長逝矣嗚呼痛哉府君生嘉慶丙子九月三日春秋六十  
有二疾革時猶校閱文藝料簡身後事神觀不衰夔州人以  
爲神去震驚靈異萬口流傳停市易門戶皆縣白以識哀素  
以交代事未卽行殯於純陽觀五閱月都人士女來弔者門  
外常闐噎不得行卽不孝等夔之人亦愛之敬之以爲見不  
孝等如見府君也喪歸之日會者萬人哀慟之聲與江流山  
谷相響應或追送數百里夫府君於夔民何所私厚而攀慕  
若此秉彝之良人皆有之也嗚呼痛哉府君孝弟之行竺於  
性始中議君晚遘風疾府君扶持左右無步武離周淑人息

中議君先後見背柴毀幾致滅性兄弟四人府君居長次諱  
德椿字春生以其子光覲官 贈承德郎候選通判次諱德  
彬字又彬國子監生次諱德楷字子式從九品府君團練時  
恐爲諸弟累析產與之盈胸不校春生叔歿遺一子府君招  
之來使與不孝光典等同讀視之如子子式叔歿叔母張厲  
志守節府君哀其遇亦使來依視其女如女以三兄光照後  
之蓋自府君宰長洲時同氣之人惟又彬叔在友愛彌篤時  
時相見歡笑嘈雜中輒不知涕之何從出也以里中所治宅  
居之使督家政癸酉又彬叔又歿府君痛之甚割田宅與其  
子未幾其子又殤府君爲之立孫降而同祖兄弟十餘人子  
姪數十人無不分甘推肥休戚若一體府君廣額方頤修鬣

長尺餘聲如洪鐘目光炯炯然旁射宅心宏恕坦直無城府  
又好施與家僅中資賴以舉火者數十家方里中團練時府  
君所部眾心爲最固服官之後鄉黨鄰里歲有所遺咸得其  
意與人交一飲以和士之力學蹈繩矩者容納汲引如恐不  
及單門後進一節之美莫不折節下久之掇科名著述成  
一家言者不可勝數吳伯維刺史四川人郭遂軒司馬雲南  
人竝客死蘇州府君歛之且歸其櫬蘇州當兵燹後良家子  
有陷入樂戶者府君贖而歸之或爲之擇配焉故府君之喪  
無論遠近親疏賢不肖聞之多失聲者府君柔不茹剛不吐  
抗爽嚴毅大吏前侃侃務達事理偶值齟齬必反覆辨明終  
不爲威屈居心又極闊悌在軍中或殺一人而全一家至今



言之有感而涕下者斷獄有幾微可原必爲之求其生非巨  
奸大慝不經幽繫每坐堂皇決事數十起無榜掠之聲而各  
得其理又因時因地以爲威愛蘇州亂後民氣未彰游民降  
卒狙聚椎埋日數十發府君用法嚴以盜治盜期以三日無  
不獲者夔州控三行省水陸輻湊會匪亦比比蟄伏府君至  
亦杖殺土豪張某等嚴保甲逐游士之可疑者久之則噓枯  
養瘠相濡以澤門戶洞開呵禁不設官民一家政通人和莫  
盛於此尤俗吏所不能學者吳中繅庶大吏有禁倡妓者府  
君曰此自善政奈時不可何驅之將安歸徒滋吏役擾耳太  
倉僻在海隅風氣與省會絕殊府君整齊約束凡蒲博歌呼  
倡優跼躄之類一禁絕之卽一事而設施不同如此論者謂

府君吏才出於天授而問學閱歷足以濟之事無巨細湛思冥求旁皇周浹出以風發雷厲千回百折卒如其初志而後已事成之後欣然自下不以所能蓋人且舉以歸諸在位者又長於應變長洲車渡地方與新陽盛阿香等焚香結社聚眾抗租上游令府君督師船往府君曰是適激之變耳單舸入其境木工以加價爲詞毀告示糾黨與官抗府君密飭幹役獲爲首六人鎮洋令以苛斂致民怨毀其署夔有釐稅某觀察督征不如法民相率罷市且執某扶之築城役夫與營卒鬩鼻鹽磧之末官運也民燬而私煎知縣某匿不敢出府君所遭皆情勢岌岌不終日而不動聲色操縱翕關悉中機宜人聞府君至無不立時解散蓋平日積誠感物故所過者

化非僅恃智若鐵矢已也府君儉約蕭澹被服儒素無所奢  
好先妣見背後始納庶母魏氏尤篤於風義伯相李公之督  
兩江也要府君俱府君曰劉公方倚我如左右手去之不義  
劉公者松巖中丞也縞帶徧海內而不與要人通一字生平  
儕輩多躋通顯一無所動於中性愛林壑遇名勝必攜賓從  
載酒往游超然有會於名物之外耆吟詠風格在香山放翁  
間僕女謠讞局行比租行徵漕行釐卡行諸篇金壇馮編修  
煦見之曰此杜老所謂可爲天地生民吐氣者也好讀書馬  
背船脣未嘗廢卷遂於易占筮輒有奇驗晚年專主慎獨之  
學於浙東學派服膺尤深嘗欲上溯念臺下采謝山爲梨洲  
學案草略未就所箸已刊者帶耕堂四書文吳中判牘蠶桑

實濟驗方雜錄未刊者詩文雜著日記自治官書尚數百萬  
言丁丑夏間府君常以書詔不孝光典曰余少習舉業中更  
喪亂晚困簿書所學未能有成汝有志造述甚慰古之時道  
一風同教學之具甚備聖人之於學者但使其入學有期執  
業有方退藏有節而已其窮神達化極深研幾之一境則俟  
能者從之不必家喻而戶曉之也後世禮崩樂壞學者舍佔  
嗶之外無所謂學血脈僨張筋骨弛懈心性陷溺宋諸大儒  
有憂焉欲修其具則無其位非其時不得已直舉本原以示  
之其書於視聽言動尤三致意焉雖其說有離合及主持過  
當之處而其因時立教爲聖人之心之所繫則無疑也故理  
學者所以救禮樂之窮也漢人經學具有淵源宋人好以今

測古務易其說便於人情或於經絕不附麗幾如古人之外傳自是賢者之過經學雖以唐以前爲一關鍵然其中阿世之言如白虎通有不臣妻父之文杜征南倡短喪之說豈可據爲典要耶去古日遠雖有聖人莫能折衷從事於此守一先生之說以求其通離合異同之故存而不論論而不諱不必求免暖曖姝姝之謂也故是非水火各立標幟則失之妄務爲調人絕無心得則失之陋裒集異說凌雜米鹽則失之愚而已本朝經學授受吾鄉慎修江氏最爲源遠流長一傳而爲戴氏東原金氏檠齋其他王石臚段懋堂孔舜軒諸君則其再傳弟子也王伯申陳碩父諸君則其三傳弟子也東吳之惠不能及也其流派得失亦有可言者焉常州之學自

負西漢其書好言大義然往往迂謬遠於事理絕可怪笑夫  
所貴於漢儒者爲其去古未遠也微言大義存者僅矣引而  
申之觸類而長之可也而乃鑿空杜撰與宋儒末派何以異  
是亦不充其類矣高郵之學專明故訓破讀改字頗能自通  
其說不知祭酒之撰說文異說則著其人子雲之集方言異  
言則著其地一經數家授受既殊訓詁亦異故書師法不容  
出入混而同之則字書之義訓繁孳隸變之形似甚夥無不  
可通之說無不可改之書矣二派究是絕倫亦在慎取之毋  
揚其波耳朱子四書注程子易傳未必悉當於經而精深毋  
串足以自成一書下至明儒所著梨洲所采微言奧義歷劫  
不磨絕非所謂遇有紙筆即可成編者汝能服習宋諸先生

之說收攝靜坐檢點身心而則古稱先則循近者之軌轍庶乎其弗畔矣至專門之業實事求是之義則古今一轍漢宋同歸雕板既興聚書不難攷索較便其門徑亦至宋始大至本朝而益精耳若如方植之先生漢學商兌所謂此未可與爭鋒者則適以形宋儒之陋也世風不古氣節疲靡風流掃地余服官十餘年不能屈曲俯仰強項之名溢於四遠間覽記載見古人執義不同心竊效慕實有不及名實不副方用自愧何敢自疑汝性頗拗執余從未深責但年漸長大處事終須平心言語尤須謹慎耳自一二巨人創爲谿刻之論委瑣齷齪者以其便於己私相率尊奉睦嫻任恤適館脫驂古義班班或竟夷之於任俠余閱人多矣有道術者亦復不少

刻薄詐偽面目都非求能爲忼慨嶄絕之行者亦不可多得  
余生平遇事尙不敢近薄然義所當盡者或絀於力或牽於  
私尙無古人浩浩落落境界或有一二事爲人情所難者淺  
人遂欲於狹義中爲我位置一席近作懷人截句末一首有  
云有子猶能似阿翁孟嘗齋菜是家風此固不足爲外人道  
也門生故舊作令者輒從余問吏治此事蓋難言矣卓魯風  
力龔黃慈愛古罕兼之大致句稽檢點忍辱耐勞當如承學  
治注疏之法讀聶樂山誠子于清端論羅城事書可以激發  
志氣蕩滌胸襟此亦言其本耳才之短長不與也寬猛異宜  
張弛異道繁簡文質之異致措之無方馭之無術望影切脈  
隔衣搔膚雖有善政名焉而已加以世變澆漓情偽萬變自



信不可兼聽不能常終日旁皇蒼茫四顧無所棲泊余稟賦  
素強年將五十鬚髮尙黑如漆長洲五載白過半矣食肉則  
甘不能指肉以爲甘也被衣則煖不能指衣以爲煖也治縣  
之譜我則無之誠能感物我生平以此自壯然有時幾若古  
人之我欺者馭下難得民難猶非難也獲乎上不得罪於巨  
室則難之難我生平坐此困躓者屢矣屬有天幸殆非始願  
所能及然往往不能竟其所設施言念及此可謂痛哭流涕  
長太息汝節目疏闊不宜此官切記切記治生之道前人輒  
言勤儉被服儒者終日營營亦非佳事苟非其才或致速困  
農家事宜略講究也他則不必也惟恭儉可以長世耳余生  
平不喜治生產服官十餘年絕無所問近所入較豐少少增

置汝曹或不至憂餽粥也自古無不亡之國無不破之家余生平德薄不敢必之於子孫未嘗不時時以此爲懼也物力有限不自刻勵必將下同鄙夫竝不能上希任俠貧賤富貴皆不能處是竝汝父寸長亦不能效也金玉滿堂莫之能守況我遺汝曹者不過數畝之宅數頃之田其已焉哉余壯不如人今已老矣官興落寞年內當作歸計衙門習氣以刪除淨盡爲要不孝光典得書拳拳服膺不謂未數月府君竟棄不孝而長逝也嗚呼痛哉不孝光典方應學使者歲試府君書來言疾作不孝晝夜星奔甫至湖北而凶問至矣嗚呼痛哉不孝光典早失母稍能讀書府君鍾愛尤甚不孝光典沐先人餘蔭竊祿於朝欲爲菽水之養而不可得矣嗚呼痛哉

府君於諸子愛育備至不孝光典小時駢馳不羈尤悔叢集  
府君不忍顯責常委曲開導自府君見背不孝所如不合如  
行荆棘中哀哀父母生我劬勞欲報之德昊天罔極嗚呼痛  
哉府君配先妣李淑人生長姊及不孝兄弟四人長光煦癸  
未年卒江蘇候補同知娶李氏子先庚先銘女二次光藻原  
名志和五品銜藍翎候補選縣知縣娶薛氏子先楹雲生阿騶  
雲生承嗣又彬叔父爲孫女三次光昭嗣子式叔父縣學生  
娶李氏子先疇巢生瀛生女三次卽不孝光典癸未進士翰  
林院檢討娶韓氏繼室李氏子先翰女二長姊適同里杜氏  
先府君卒妹幼未字庶母魏氏出光煦次子先銘生而弱庶  
母育之先兄命先銘事之爲慈祖母如祖母府君生平嘉言

懿行不孝光典等無似或不能知所知已不可勝載不孝光典執筆述此若天地鬼神之監臨缺略是憾不敢誣焉

光緒紀元歲在丙戌第四男光典謹述

謹案長兄光煦子先庚五品銜候選縣丞先銘殤次兄光藻候選知縣子先楹改名壽樞監生雲生名先儀阿駟名開先先修次兄光昭丁亥年卒子先疇改名壽田癸卯舉人分省試用知縣巢生名先輅山西河東試用鹽巡檢瀛生名先構光典今官淮揚海兵備道子先翰殤孝先受先彥先秀先妹適同里李經溟丁酉拔貢候補知府丙午冬十一月光典附記

帶耕堂遺詩卷首終

門下晚學生程先甲審定孫壽田壽樞孝先校刊

帶耕堂遺詩卷一

合肥蒯德模子範

供菊

小閣安排菊幾行，選將黃色占中央。  
寄籬終覺非長策，入座爭誇壓眾芳。  
況是滋培同雨露，獨能位置勝尋常。  
如斯品格人爭惜，肯使徒矜節傲霜。

綠酒紅燈上畫樓，羅羅疏影鏡屏留。  
託根自笑無多地，有色爭推占上頭。  
縱使偶居華屋好，依然未改素心幽。  
壽長端賴山遲出，留得名芳殿晚秋。

渡江

秋風催著秣陵鞭，長江遠限南北天。  
去者北帆來南帆，帆飛

如風隨風旋船頭狂夫披襟坐船底駭浪忽掀簸舟疾勢駛  
舟難迴隔岸青山來迎我鐵笛高吹裂石聲聲飛入石頭  
城六朝帝子今何在終古江山一夢驚有人天塹能飛渡鐵  
索千尋鎖不住興亡大局誰扶持名士風流空歎慕蒼茫萬  
頃煙霧中豪情欲唱大江東後之視我我亦古擊楫依然弔  
晚風

送李少荃入都

李生裘馬去長安長安道上風雪寒千里河梁一攜手平生  
知己離別難昔時論交君總角高歌凌雲筆搖岳超超氣概  
人中龍矯矯羽翰天半鶴聖朝文行重兼優姓名高揭九天  
秋桂子香飄行待弄芹池春暖謝同游丈夫決意取青紫安

能鬱鬱久居此仙骨苦鍊蘄門霜塵襟倒濯黃河水海內文章誰折衷當朝人物歐陽公良金躍冶原非願干將莫邪誇宗工況復若翁擅都雅幾年春風快走馬歡承客舍趨鯉庭日暖風和酒盈筓近市屠沽游俠倫馳名燕趙多佳人壯遊如此自可樂君行不行無遂巡獨憐南軍失旗鼓餘子碌碌競雄武拔幟立幟爭先登風騷壇坫孰與主

病中雜詠

丹頭藥裏付庸醫瘦骨嶙峋歎莫支爲語家人休漏洩高堂親老鬢成絲

終朝兄弟各來看惜煖禁寒意萬般要識鴿原同急難權將好語說平安

終宵耿耿婦長歎割臂聊爲續命丹寄語秋衫休再浣血痕  
留與後人看

算來世事總多虛尚有瑯函萬卷餘每早猶催兒上學歸來  
仍問讀何書

病勢離奇屢費猜炎涼氣候此身賅不須更說回春手一汗  
千金買不來

淡泊惟應食粥糜滑甘滋味沁心脾尋常珍錯多兼飫輸與  
朝炊米半匙

夜闌何物可療飢烹得秋菘正熟時冷趣嚼殘應自笑秀才  
風味恰相宜

霜案風檠伴索居青衿淪落卅年餘天公留我緣何事尚有



人間未讀書

除服赴試

慈親三載邈音容十里松楸雨雪封  
檢點征衫頻下淚分明  
縷迹手曾縫

鄉市行

昨日入西市下馬立道旁  
藉藉無賴子挾刃紛成行  
天下大禍亂發端皆微芒  
舍此遂不治涓滴成汪洋  
東阿來賢守嚴厲挾風霜  
誅鋤無遺種抉發無遁藏  
各各賣刀劍改行務耕桑  
火烈民鮮死猛酷實慈祥  
今之執政者毋乃太纖厖  
農夫無留蔓蔓留穀乃傷醫  
士毋養瘡瘡養身乃戕盛世  
無游民民游國乃殃安得容  
此輩橫行梗堯鄉

弔江忠烈公

久傳敢戰岳家兵節鉞遙臨廬子城軍勢全憑堅眾志將才  
半是出書生衣披縛藁人留影籌唱量沙夜有聲賊若緩來  
公早至安知此難不能平

聞道援兵萬竈多旌旗未見復如何賀蘭不滅空留矢

謂郤

與曹豹先降暗倒戈

謂廬州府知府胡元焯

半壁城傾驚霹靂三更星

隕動山河爲尋止水亭千古一樣丹心照碧波

早知合剿勝分防規畫東南慮最長百戰餘威小諸葛千秋

大節古睢陽赤虹劍氣埋煙蔓白骨山阿醉酒漿

公靈寄厝余家西偏

時率鄉人往奠

幸有援師來介弟應教指日復平梁

謂公弟達川

江山吳楚本相連大局須籌一著先此後長淮無管鑰卽今

全皖盡烽煙沙場馬革歸無忝朝廟龍驤去尙懸搔首南天  
重悵望才逢戢亂更何年

廬陽夜捷行

癸丑廬城陷凡男婦老幼陷入城中者賊皆於後街  
分別居之名曰館兩頭樹以欄柵不准出入越次歲  
官兵大至賊守亦固城不得下乃密報營中約期開  
城內應以白布裹頭爲識營中姑聽之未深信也屆  
期各挾木板由麻繩巷排牆出開時雍門以木板架  
濠上急請官兵入城官兵猶豫不決眾無奈乃放火  
四城更柵一時火起並燒賊火藥房賊恐疑官兵已  
至相率逃竄眾民奪刀截殺無算比官兵入則東方

已白矣

咸豐五年十月朔廬陽夜半城告復十萬義民奮空拳城外  
三軍新睡覺自從癸丑歲仲冬於今三載困樊籠街頭欄柵  
鎖西東禪處直與蟣蝨同兩番有約報機密某日某夜獻城  
吉星河黯淡天蕭瑟麻繩巷口排牆出斬關直奪時雍門隔  
河盡是官軍屯屋梁壁板架空起呼請將軍入城垣將軍自  
操穩算多公無渡河可奈何徐整軍容披鐵甲漸看曙色入  
銀河眾民焦急齊慟哭請兵不如放火速須與火光照萬干  
戍樓四面一齊燃賊眾倉皇失措疑是官兵降自天是時  
火猛風力適人聲軍聲鬧不休四門各挾刀劍走奪取賊刀  
斫賊頭賊頭亂落火光中尋常老弱亦稱雄回看頭上巾纏

白盡是昨宵血染紅晨星落落雞聲唱始見將軍麾羽仗若  
非火勢驚賊走幾使全城爲雞狗將軍入城賊已空羽書馳  
報甘泉宮連宵恩命下九重驃騎新拜氣雍容吁嗟乎百姓  
縱不言戰功將軍得毋愧侯封

余烈婦歌

烈婦姓楊壽春下塘鎮人嫁余某逸其名入皆稱爲  
余先生居鄰巨匪劉四和尚窺其色強拉之去烈婦  
懷抱幼孩奪而擲之斃入門逼易新衣烈婦婉言身  
已至此不能奮飛惟來時夫出不知但得夫來一書  
絕券可耳其時劉使二婦守之烈婦神色如常若無  
他意須臾自言飢渴分遣取飲食物適有剪刀急取刺

胸前極力猛按直抵臍下血淋淋腸出寸許時荷澤  
馬公守廬余爲白其事請旌其廬公乃使人誘劉殺  
之盡殲其類

烈婦生長自清門嫁得東家慣食貧世亂居鄰豺虎窟白日  
雄狐入其室強將烈婦掖之行倉皇自抱孩兒出誰知毀室  
更取子輕輕一擲兒已死入門強進新衣裳烈婦婉卻何太  
忙良人朝出東門郭願得歸來一畫諾是時二婦守其旁烈  
婦慘怛自主張從容自言飢渴意分遣女伴取水漿秋風蕭  
瑟日將暮熒熒一點燈昏黃暗中瞥見剪如雪尖芒瘦削吐  
寒光剪刀真是幽并物一按深深已見骨摧肝陷膽無餘地  
曲屈中腸皆寸裂碧血模糊污滿身隨流仍繞東家門誰把

一片心如石淋漓掬取示夫君昨宵風雨樹木折星河黯淡  
鬼泣別神靈躊躇意幽咽特遣雷霆助奇烈魑魅一齊心膽  
折東海太守紆良籌擒其渠魁殲厥儔義憤充塞光九州吁  
嗟乎須臾不死死不得一死須臾遂千秋明其義者乃女流

秋興

倉皇風鶴萬人家木落天高望眼賒鑄出鐵城無管鑰拚將  
金斗化泥沙將軍一去全師墨帥府重開眾士譁滿局殘棋  
收不得早知下手著全差

此詠八年七月  
盛城復陷也

油鑊藏銀莫辨訛彈章一紙誤多多八公草木春無影千里  
江淮血作波白骨西風新戰壘朱樓明月舊山河軍中韓范  
初歸去遍地黃巾盡舉戈

此詠袁端敏被劾而  
張樂刑之禍作也

太湖掃蕩又桐舒得勝雄師直赴廬  
一夜黃旗來遍野千條碧血湧成渠  
決隄已悵歸途斷開壁猶聞殺賊呼  
義士五千

同日死傷心渡口是遺墟

此詠李忠武三河之敗也

旌旆飄揚鼓角鳴縱橫賊勢合圍營  
幕烏曉亂潛師退巢燕梁空野火明  
壁立萬家焦土影風號半夜怒濤聲  
可憐老弱

居無室轉徙何鄉寄此生

此詠橫店師退而賊縱燒數十里也

皖城鼙鼓動江濱皇甫英名舊有真  
獨以心兵當一面屢探

賊穴此孤身如何斯世方多故遠令  
先生謝俗塵昔日涕洟

今日笑天教此老作完人

此詠龔于休團練鄉兵保障西北八年城復陷先生已下世也

道路流離往返頻十年喪亂子遺身  
淒涼旅館還家夢寂寞寒鐙臥病人  
木闌蛟龍誰使得山深魑魅莫相親  
雲天黯淡



秋將老待看陽回大地春

避亂

前年廬城破賊擾不及鄉今年廬城破賊勢愈披猖賊來一  
何速官去一何忙涼風秋八月滿目盡淒涼犬吠出深巷雞  
鳴升枯桑潰軍四五人喘息憩道旁爲問軍胡潰但云將不  
良不見鄭將軍鄭軍門魁士派河兵氣揚殺賊以萬計孤軍能獨  
張昔曾備行列今獨遭喪亡我聞長歎息不覺淚淋浪行行  
賊且至奔走各倉皇安得生雙翼奮飛到他方

昨日見賊示分立鄉官名軍師旅卒伍氣燄紛縱橫紅巾高  
抹額賊性若天成豈無親戚好窮蹙翻無情秋收今又薄粟  
米難爲徵納糧田不足索銀地不生洶洶疾追呼其勢必取

盈前村放豚去後村牽犢行豚犢皆供賦明年何以耕方悟  
聖恩大租稅自公平願且緩須臾忍死待官兵

客至自張橋爲我詳細述道有官兵來啟行已諮吉統帥馬  
將軍馬協鎮勇銳素無匹況有內應人此次功可必密地約

攻城十月十七日夜半霜雪寒星斗氣蕭瑟壯士馬上歌謂  
將一戰畢豈知伏莽多洩漏自親暱賊兵暗調移我軍昧虛  
實北門叩關攻南門懸布出事勢兩相左坐使此機失太息  
天下事安用我躬恤

先人有敝廬至今幾百載家世喜藏書名山足搜采楚人一  
炬烈空餘灰燼在天地一瞬息吾身一傀儡疾病人傳死飢  
寒我知殆江湖歲暮陰夢夢無真宰前山魑魅迎後山虎狼

待魍魅肆無忌虎狼性不改何以安此身逝將東蹈海

送柘農弟入都

庚申正月

遠送從茲別臨歧意黯然衰親年八十遊子路三千故國兵  
戈地長途雨雪天那堪重到處觸目盡烽煙

雪

生自清空本色強雲天高傍藉風狂光分夜月生虛白瓣帶  
梅花有古香歲旱堪爲霖雨補春歸化作水雲忙鰾生尙抱  
馳驅志不學袁安入睡鄉

廬城再復

百戰雄師捷重贍廬子城湖山仍故國雞犬亦餘生皖北全  
軍勝淮南伏莽萌中興諸將士努力報昇平

亂離催老病，戢影在蓬門。露刃仇相視，停車客少喧。親朋多死別，皮骨僅空存。重起中宵舞，荒雞唱遠村。

出山詞

壬戌秋李中丞招赴滬營九月十一日出山

鴻鵠飛騰響碧霄，山中燕雀亦相招。隙過駒影成春夢，高傍龍門看海潮。淞水一江鱸膾美，秋風萬里馬蹄驕。管絃未斷搖鞭起，那覺天涯路太遙。

拜罷松楸欲首程，依依邱墓不勝情。家貧兄弟惜分散，世亂交游半死生。妻老未忘操日苦，兒愚還望讀書成。半生古調誰知已，倘遇鍾期在此行。

昨夜西風菊徑黃，親朋作餞趁重陽。一肩行李官原冷，十載

滄桑事太忙，怒馬單身衝賊險。哀鴻滿目濟年荒，而今回首都陳迹。付與他人說短長。

七度中秋戰弱翰，蟾宮未免太高寒。雲初出岫行猶懶，帆到乘風泊亦難。千里依人螟睫小，一官界我鬢絲殘。巢湖漁隱叮嚀約，他日同來舉釣竿。

途中口占寄兒

年華荏冉正芳春，一寸光陰一寸珍。壯不如人今老矣，阿翁已是過來人。

癸亥春勸捐崇明留別錢慎庵明府暨在局諸紳

中流砥柱障狂瀾，三十年來作吏難。五馬新猷秋氣爽，

慎庵詩保

知府今秋將蒞新任，雙鳧舊澤海波寬。偶然鴻爪留陳迹，竟以猪肝累

好官手板倒持須恕我他時望作故人看

此邦從古毓英靈兩度重遊子細聽珂里有材皆祀梓藥籠  
何物盡參苓瀛洲有福修能到崇明號古瀛洲海水無情去不停他

日江天遙望處明黃幾個少微星

曾聞松滙算軍需十萬支銷日不敷將士飽歌方敢戰君親  
大局要同扶但教下手非真辣敢說中心是樂輸我有一言  
告長吏人家落筆甚躊躇

陰晴正值熟梅初山氣天光畫不如江海東流誰力挽皖雲  
西望有閒居調羹事業還重理余本總辦餉鹽作楫人才待別儲慎庵

稟留監造軍船余不就歸去來兮何所有一肩行李一囊書

勸捐雜詠呈鄭海秋廣文

去年曾此渡江潯今日來遊意倍深千里瀛洲重聚首一天  
海水共盟心相知祇可談風月持贈惟思有鶴琴若問公餘  
何事好自搔短髮且閒吟

浩然四顧發長吁從古曾稱此樂輸儘有入門先涕泣縱當  
下筆尙躊躇階前不盡容民訴堂上時傳有吏呼祇恐旁觀  
來鄭俠揮毫畫我勸捐圖

持籌握算計通盤十萬腰纏得半難不惜終朝多口苦倘留  
餘地亦心安居民白手纔新創壯士黃金莫浪看幸有紅旗  
連報捷蘇臺指日可游觀

平生心迹最堪憐說與諸君一粲然兩字秀才終不第三年  
冷宦尙虛懸昔時同學今多貴隨意文章老尙鮮抱得孤琴

來海上移情且待訪成連

甲子秋權篆長洲留別滬上諸同人

三年海上濫吹竽忽跨雙鳧赴彼都本是鴟才甘下吏祇愁  
強項異時趨起家白屋知民事閱世紅羊鍊此軀履歷三通  
精寫就秀才畀我是區區

金閶從古說繁華奈此兵戈四載加首要難稱卅二領瘡痍  
況是萬千家秋風人面都成菜春雨江城待種花大難甫平  
新政始維持端賴吏才賒

催科撫字事分明到底難教兩兩平要識人皆稱赤子原來  
我亦是蒼生居官最喜親民職入世先教近俗情最怕公餘  
少暇日臺參方罷又郊迎



檢點征衫便出門潮聲送我長離痕十年不第同羅隱百里  
非才愧士元定有東山園賭墅重勞北海餞行樽諸君誰製  
裘千丈借與吾民着體溫

八月十八日由滬啟行二十二日抵蘇家眷來自廬亦  
于是日到岸

儂自申江卿自鄉行期未訂已催裝姑蘇夜半船同到多謝  
風帆兩路忙

酒闌燈燼月光寒雙照牛衣淚已乾父母一官須並頌故教  
千里慶團圓

種棉纔罷又支機回首家鄉事漸非笑指秋衫猶認得當年  
一領送行衣

自從睽隔墓門雲夢想松楸長夕曛我有一言忙問訊臨行  
曾否拜親墳

親朋問罷又鄉鄰零落知交感此身屈指山坵歸去客來時  
多是送行人

攜來兒女笑喧譁喫飯穿衣要問爺薄有奉錢容易去願將  
官舍當田家

題徐母勁節樓圖

斯人經百折此卷足千秋何以勸風俗來瞻勁節樓

短歌行贈王敬亭

我生之初粗識字鬱鬱久居不得志四顧躊躇默爲計不爲  
良相爲良吏良相啟沃能致君良吏撫字實親民吾民徒廣

履庇而止吾民寒大裘暖而寬安得同心數十輩分置郡縣  
人愛戴一郡一縣得正人百郡百縣盡海內海內之大如境  
中蒸蒸日上同風秋野稻畦香簇簇春城花雨影濛濛民  
情翔洽天意喜便是陰陽燮理功君不見漢龔黃唐韋白同  
與蕭曹姚宋光史冊

下鄉

怕與梅花別商量載滿航幾枝香雪影一棹水雲鄉民住青  
山遠官來綠野忙推篷呼舟子分我菜根嘗

許墅關

滿目蒿萊地民生九死過如何需撫字轉是急催科顆粒來  
非易瘡痍起未多爲籌軍國計奈此子遺何

通安橋

上下雙塘路紆回十里程風聲挾雨重雲氣抱山平櫓曳溪流長旗招柳色迎麥苗與菜甲卽此是民生

洋澄湖

萬頃琉璃窟蛟龍得雨無風波來頃刻世變識多途遠勢江河大中流砥柱孤同舟誰其濟我友正印須

太平橋

小雨春初霽綠堤往復回川原皆畫意僕吏亦詩才客思清明動書聲野塾來陶然成古趣懷抱一爲開

回署

一自郊原去歸來有所思衙齋歡笑日雨雪怨咨時地易重

門隔恩難百里推漫云能稱職一縣未周知

迎春

芳訊傳來到水濱縱橫旗蓋出城闌馬蹄猶帶殘冬雪人面  
和生滿座春重過雲山增色澤相逢草木亦精神明知花事  
年年好願祝今年分外新

題張杏園陟岵望雲圖

皖雲千里隔海角一峰橫莽莽登高處依依望遠情客心多  
感觸親舍指分明此意知何極空留尺幅呈

金陵感舊

昔年高唱大江東曾此酣吟棘院中七度中秋看月白萬家  
矮屋上燈紅明知蕊榜登無分不信霓裳詠未工重檢青衫

痕帶淚文章何處問蒼穹

小倉山色碧于蘿勝地重經感若何洞住神仙羅小劫窩留  
安樂起驚波情根未斷春前草舊迹全非夢裏柯公有文章  
海內讀不須廢址弔巖阿

秦淮小泊日初斜兩岸燈光寂不華空數煙花迷夢蝶更無  
楊柳可棲鴉笙歌勝會隨流水脂粉餘芳散綺霞稚蕙嬌蘭  
零落盡傷心重問女兒家

清涼山下妙相庵屈子祠堂隱翠嵐傑閣依然存魯殿名區  
原不斷江南芳心馥郁梅千樹忠膽澄清月一潭我揖僧人  
話往事花間小立露華涵

虎邱祭厲壇有感

塔影千尋漾碧空當年歌舞夜燈紅繁華未免民風侈歡樂  
猶覩物力豐亂後關河春未改名流觴詠社難逢山塘七里  
閭門路誰把芳塵步白公

攜來杯酒奠巖阿正值清明客裏過鬼別故新人不見佛分

死活路爭呵

蘇俗祭厲壇郡中城隍均出赴壇儀仗騶從一如官場民呼官爲活佛城隍爲死佛誰家

白骨成高塚

李宮保命檢蘇城內外白骨葬之虎邱自古名山壓眾魔千百孤

魂同醉飽天陰雨泣尙多多

### 古樹

千尋秀幹插雲天生長深山不計年茂密也隨春氣轉槎枒  
難使俗工憐虧他早歲知音少得受嚴霜質地堅一笑東風  
纔著手羣花媿媚學爭妍

飽歷名山幾度霜不逢哲匠儘深藏質良自與規繩合材大  
難教尺寸量平地堪成千厦廣餘陰猶庇萬人涼倘教留作  
杯棬用剪取旁枝已太長

繁枝密葉蔭龍蔥聽到風聲便不同祇恐出山嫌太早不妨  
歷劫受磨礪生來直幹終無屈老去堅心尙未空寄語匠人  
休斲小好留採擇待良工

莫嫌千尺太昂藏生本纒疏也不妨時事艱難需幹濟繁陰  
掩映有文章栽培早使靈根厚悠久能教奕葉香我領花封  
南國地借他蔽芾作甘棠

門下晚學生程先甲審定編次

帶耕堂遺詩卷一終

孫壽田壽樞孝先校刊



帶耕堂遺詩卷二

合肥蒯德模子範

長洲雜詩

拋卻青衫作有司文章政事兩兼之  
簿書堆裏翻詩稿親友函來索判詞  
笑我秋風頻下第宜人夏雨貴當時  
茂才漢代科原重勉把賢良學步隨

焚香小坐值良辰好事隨心應若神  
祈穀欣逢三日雨種花自有四時春  
喜聞乾雀來佳客多借明駝送美人  
事見劉續妙運天機活潑潑一空依傍只推誠

閭門城外路三叉一棹茫茫去水涯  
父老醉扶春社酒兒童歡笑野人家  
綠搖官渡絲絲柳紅滿山村處處花  
我比安仁

勞更甚種完桃李又桑麻

當年衙署掩蓬茅暫寄鳩居借鵲巢

縣署賊燬借住翟園在近郊之地

生長

名山常慣住愛憐勝地不輕拋  
自知宦淡居宜水難得民親  
喜近郊最喜南樓高望處  
夜深月影到梅稍

劉仲良學士移師宿遷賦詩送行

國士聲名灌耳聽公然揖客許登庭  
照來卿月原鄉月看去  
文星卽將星畫戟橫陳留日住  
軍門高敞有雲停  
鼓聲三下  
燈花燦記說與圖歷歷形

薦章讀罷聖懷開詔築淮徐拜將臺  
放眼觀書窮世變留心  
相士數人才誰將下吏懸匏解得傍將軍  
大樹來此後相逢  
應不遠舉頭便可望中台

題宛山世德圖

大劫滿天地胡爲數紙存千年留手澤一脈接心源家法宗  
賢聖名圖屬子孫宛山如可仰世德定同尊

陳息廬先生饋蘭

生長深山冷露中忽然小草亦春風花開也有爭妍意一種  
幽閒總不同

年來遜跡在山阿借得吹噓力最多自抱幽香人不覺恰逢  
一陣好風過

垂垂玉蕊歷闌干中染胭脂一點丹莫怪俗情未盡免好花  
也覺素心難

殷殷持贈兩三枝領取芬芳有所思我對名花如對友原來

臭味不差池

家書

鄉國平安官署忙別無多事費商量江東米價關民命寫入家書字數行

惜香詞

有序

六合雷何氏攔輿訴稱有女阿香年十二避亂仙女廟爲奸人賺去今已十八歲矣訪在曹家巷何三官妓館泣求提出余思曹家巷吳縣所轄又有某鎮軍者素無行僑居巷內此妓館實包庇之意未決該氏苦懇乃約須與我騎而出汝但隨去過鎮軍門勒馬立呼其閹人告之曰長洲縣某刻卽來拜軍門請靜

候勿外出也遂使該氏前導至其門入則閉之見有  
振笛者有彈箏者有抱琵琶者嬌蘭穉蕙舞燕歌鶯  
歷歷在目該氏獨不見其女余詰以誤意窘甚連聲  
呼阿香淚與俱下突有女郎自內院出曰娘何來抱  
持大哭余曰是矣遂攜出使人探鎮軍則猶僕從林  
立肅然俟余之往拜也

河陽潘令愛種花千枝萬枝自橫斜看花不忍花零落殘香  
收拾惜咨嗟雷家有女年十二自取阿香作小字可憐奔走  
南北天歧途誤被迷陽刺年來輾轉到蘇城骨肉難教問死  
生自憐本是良家女強教歌舞學未成回首鄉關一江路煙  
水茫茫不可渡誰把兒家無奈情呢呢細向爺娘訴阿爺望

女淚淋漓阿娘訪女走他鄉楊柳絲絲門巷裏中有女郎喚  
阿香傳來名字分明是阿娘告官官聞喜宰官本是惜花人  
願撥蛛絲扶花起祇愁將帳愛徵歌翠翠紅紅舞袖多將軍  
如狼僕如虎就中恐作小橫波使君單騎欣然往銀鞍小簇  
花間仗立馬檐前人不知入門猶聽笙歌響笙歌未罷客升  
堂隔牆驚走野鴛鴦愁看白髮尋千里怎禁紅顏泣數行芙  
蕖一朵生來好度出淤泥喜尙早雛燕昔從掌上飛啼鶯今  
向懷中抱駒光迅速數年春娘容未改兒顏新是耶非耶如  
夢幻此時此際最情真使君見此長太息根觸中腸意默默  
豈無片片落花飛顛顛東風扶不得風雨昨宵霽色開桃花  
馬上看重來爲買扁舟送花去香風一路過蘇臺

經澣墅開登文昌閣題壁

澣墅陰陰古戰場  
巋然傑閣賡文昌  
三年作吏慚無補  
百里遺黎視盡傷  
田長蒿萊春寂寞  
市成茅店月淒涼  
我來四面憑欄望  
喜見南風大麥黃

未開牡丹

消受春寒雨復煙  
釀成香色十分全  
明知此後人爭賞  
未到開時祇自憐

半開牡丹

姚黃魏紫兩三枝  
吐出天香一半姿  
世事須留餘地步  
不教開到十分時

全開牡丹

芳心努力醉陽和  
花染胭脂葉點螺  
富貴場中人盡羨  
莫將蜂蝶惹來多

遲開牡丹

不逐豪華強鬪新  
自然遲早有前因  
從來好事無輕洩  
留殿名花作晚春

和元和陶肖農見贈原韻

海內茫茫一蒨生  
千秋陶令最知名  
兩人異地稱知己  
三載同官感至情  
宦味直同秋水淡  
家聲遠並浙波清  
他時再訂歸田約  
莫向柴桑早問程

題孫節母傳後

余讀孫節母傳  
尤服其毀家償債  
及子以金來叩其



所自兩事因題二律

親老兒孤日家貧世亂年艱難扶赤手缺陷補蒼天蘆絮人  
無謗瀧岡墓屢遷債臺千丈折此意更超然

幸有斯人筆能傳阿母心貧宗分白粲來路問黃金字授三  
秋荻生謀一寸針我題數行去持此願長吟

重建平江書院供奉文丞相石像

平江從古毓英才信國當年領郡來亂後荒祠隨草掩春歸  
瑣院待花栽絃歌重起民多秀祀典兼修禮亦該半爲褒忠  
半校士不妨大廈一門開

試期每向講堂過崧嶽尊嚴仰止多七尺臣身留鐵石千秋  
士氣壯山河招來風浴人才小識得星霜鬢髮囉衣帶至今

書尙在諸生所學事如何

文風士習感頽波借得先生作砥磨不負鬚眉偉男子重瞻  
袍笏舊山河兩廊絃誦譚經席千古文章正氣歌孔孟源頭  
仁義是莫矜小技自蹉跎

丹誠留取照乾坤講席長將軼事論我輩讀書皆後學先生  
在上卽師尊傳來衣鉢燈長炮立向宮牆雪亦溫他日濃陰  
滿桃李應教自笑出公門

二女詞

有同官某告余曰某鈎欄家有女名寶珠者宦裔也  
余召之來供稱本地人小家女也有母在貧不能贖  
其姓氏里貫不符所聞疑乃置寶珠于內署細詰之

始稱有阿寶者浙籍也其父曾官此地問何以知曰  
阿寶私告我並記其父之名字甚晰乃脅老鴛交出  
詢之果然二女年俱十五未破瓜因以百金償老鴛  
使寶珠歸母去而送阿寶于其本家援一獲二喜而  
成詩

老去安仁意太癡河陽事事費維持難禁風雨花將落攜出  
樊籠鳥不羈白璧終須歸趙氏黃金不惜贖文姬芙蓉喜把  
淤泥脫況是芙蓉並帶枝

傳來小字欠分明險把兒家認不清本爲搜珠來暗水終能  
載寶獲連城老人星朗光兼照少女風平浪不驚忙煞一雙  
經世手撥開蛛網救羣生

澣關爲三吳衝要自遭賊亂塘路傾圯橋梁亦多坍塌  
因出資修築建橋二十八座落成後詩以紀之

東西塘上下四十里迢遙減去貧官俸增修過客橋潮平虹  
影直路闊馬蹄驕爲把行人覆添栽柳數條

如此波濤險公歌無渡河關分南北關人濟往來多天下方  
愁溺吾民且喜過揚州橋廿四風景問如何

遣興

五十年來鬢已蒼閒雲終日往來忙出山原想爲霖雨惹得  
頭顱盡雪霜

每逢朔望肅衣裳敬蒸城隍一炷香官有俸錢神血食大家  
此意要思量

不騎羸馬說官清也怕蒲鞭太好名事事一空依傍好出人頭地近人情

爲祝年豐祭社壇暮春天氣尙輕寒歸來忘把朝衣脫立向階前看牡丹

十年烽火一孤身三載花封自有春臣朔尙非飢欲死敢教開口說官貧

安置風檠與筆牀琴堂西去是書堂閒來偷向寒窗聽兒讀毛詩第幾章

取來鐵石號山房更有梅花樹樹香我到此間閒領略神寒

骨重兩相當

閣內有梅花鐵石山房今作判事處

移將衙署住園林去聽鶯聲到柳陰爲助宰官琴韻遠一齊

山水有清音

消夏八首末一章兼懷劉培甫茂才

酒痕鐙影此良宵臥聽人吹隔院簫夢裏忽驚鳴鐵馬雨聲  
窗外戰芭蕉

銀羅一幅雪生華曾否西施浣就紗着向晚風隨意去白雲  
深處看蓮花

濯纓此去向清流歌罷滄浪水閣幽

園中有濯纓水閣

萬樹蟲聲滿

山雨未涼天氣似深秋

安排竹榻坐庭前茗有清香墨有煙我對涼風讀未竟倦來  
不覺抱書眠

西山一幅畫圖裝中有灣頭泊野航我學臥遊湖上路振衣

似覺芰荷香

紅雲捲去綠天迤日到蕉窗影不驕一座涼亭一池水幾人  
到此熱中消

一領荷衣與葛巾水雲深處淨無塵宰官恐惹名園笑強學  
風流作主人

琴書以外少交遊高閣吟聲落晚秋城外澹臺遲不到留他  
偃室自清幽

蘭草

幾枝蘭草正芳菲略有清香染客衣自笑靈根培未厚莫嫌  
風力送來微

蛛網飛蟲甚眾憫之以詩

蟲蟲救不得同類每相戕自許飛而食誰知走且僵雲程毛羽鍛世路網羅張戒爾輕投足毋教得意狂

丙寅夏設送診公所延醫購藥療貧民疾病賦詩紀之不爲良相便良醫兩事無成是有司自笑陰陽難變理劇憐民物有瘡痍求來孟氏三年艾散去商山四老芝小草有靈堪濟世何須貴物說葳薈

曾將疾苦細咨詢怎奈羣黎病且貧自古庸醫多誤事何人妙手竟回春一官父母婆娑意百里兒孫痛癢身我本深山老逸士年年采藥活吾民

天台

萬壑天台一水明桃花洞口最多情劉郎枉喫胡麻飯忘卻



仙家二女名

四蟲謠

君不見螳螂捕蟬蟬不知巨斧腰藏隱殺機君不見蜘蛛食  
蜓蜓難脫網羅密織臨風閣四蟲本是應時生飲啄居游各  
性情螳螂伺物行躑躅蜘蛛別抱經綸腹蜻蜒自飛蟬自鳴  
餐風點木成潔清那知飛鳴正得意無端戕賊等游戲長吟  
枉自占高枝迴翔難得踰短籬吁嗟乎螳臂蛛嘴何其孱聚  
殲掩滅皆同族

余爲阿寶擇婿得吳中善士吳松溪之孫八月八日童  
養過門錢伯蓀孝廉主婚慎庵太守君硯刺史均各  
出資置奩具余與沈書森司馬趙松水吳右樂兩大

令執柯

河陽一縣萬花叢，揀取花枝付阿翁。能得歡心小兒女，不拘成見大英雄。姻緣注定原無錯，好事扶持屬有功。自笑癡情老潘令，芳菲看到嫁東風。

曾把銜名記阿爺，錢塘世肖說喧譁。添箱分得貧官俸，擇婿欣逢善士家。難得同僚皆月老，縱無金屋亦風華。願留詩句爲媒妁，曾否深閨護碧紗。

送趙松水之金山任

賢才從古重專城，位置如斯更不平。松水清同名字好，金山金山偏覺宦囊輕。一官便是慈悲佛，兩省齊聽頌禱聲。蘇松江浙我謂臨民無謬巧，祇須遇事肯推誠。

記從漚瀆泛流觴茂苑看花到處忙助我時時如右臂送君  
事事繫中腸水清總要源頭好苗秀都緣種子良願得甘棠  
紅樹樹半分鄰邑半家鄉

比租行

租稅有常期徵取無太促采風蒞蘇城驚聞比租局比租者  
何人貳尹縣尉屬官紳一堂坐計錢數敲扑一比不肯休再  
比未能足體制既多乖觀瞻將焉肅人生同此心所重在恥  
辱輸納偶愆期寬之可自贖一朝罹官刑坦然無畏縮去其  
羞惡心遂成冥頑族凜凜三尺條有罪皆折服輕用威轉狎  
激爲刁抗俗自知不及死拚此空皮肉政刑有時窮恐非天  
下福況是耕田人力餘田更沃收租無留遺佃逃禾不復有

田將荒蕪安望再豐熟膏腴棄不收自計亦不淑昨日過街頭荷校相繼續中有黠桀者代比遂所欲誰非有心人覩此真慘酷民散曰乖離民和曰親睦乖離召災殃親睦召祥穀揚言告大吏可爲一痛哭

釐卡行

征商起賤夫意本重抑末兵興數載來到處恣搜括總局建要區戟戟高門閥吳中汊港歧旁將卡分設五里一稽查十里一盤詰載贍上下游朝朝過貨物一卡置中央百貨不得脫未來役先報已去勇還過較量及錙銖安能幸遞逸踰此其庶幾誰知又層出一日幾相逢從容票驗訖竭澤多得魚魚盡澤亦涸焚林多得獸獸盡林亦拔古之爲政者大綱祇

在握嚴密自無妨苛細總不屑今爾各司事卡中祇用壘斷  
司事數人  
尚苛察鄉里小兒輩焉知商宜恤寄語商人子姑安無繞越  
繞越罪不赦難當百倍罰周官理財政坐致國富實取民有  
常經不啟民爭奪

吳伯維刺史四川人郭遂軒司馬雲南人同官于吳先

後病歿爲歸其櫬

只爲一官誤同來萬里遊羈魂歸不得殘局賸難收風雪人  
雙櫬關河麥一舟何時纔故里西望日悠悠

除夕立春

燭花燦爛酒花紅爆竹聲中一歲終忽報東皇來此夕明年  
無日不春風

臘尾年頭正接連好春消息漏檐前爲迎新歲先期到要占  
人間第一天

旌旗拂拂郡城東撲面風來便不同臘鼓未停椒酒獻春光  
分在兩年中

三年作吏走風塵爲辦供張往返頻自笑應酬成舊例不妨  
送歲又迎春

題王郁齊司馬撫琴圖

青衫司馬本多情愛聽琵琶水上聲忽把新音翻古調綠陰  
深處一琴鳴

科頭獨坐竹松旁流水高山寄興長爲語畫工添寫鶴他時  
好共一船裝

帶耕堂遺詩卷二終

孫壽田壽樞孝先校刊

門下晚學生程先甲審定編次